

翻譯小議——也談成語之忌

戈寶權

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

讀了思果先生所寫的《翻譯偶談——成語之忌》^①，頗深有同感。正如文中所說：「成語用得恰當，既傳神，也簡潔，……用得欠妥，……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」思果先生列舉出一些從英文譯成中文的例子。現在我也來引幾個從俄文譯成中文時濫用成語的例子：

俄國大詩人普希金在一八二六年寫了一首題名為《先知》的詩，結尾處有這樣的句子：

於是我聽見了上帝的聲音在召喚我：

「起來，先知，瞧吧，聽吧，

按照我的旨意行事吧，

走遍陸地和海洋，

用語言去把人們的心靈燒亮。」

普希金在這裏寫出了他對詩歌的信念，就是詩人應該為人民歌唱。詩中的「走遍陸地和海洋」，有人譯為「去吧，把五湖四海走遍」，有人譯為「把海洋和大地通通走遍」，有人譯為「你必須走遍天涯海角」。講到「五湖四海」這個成語，純粹是一個中國的地理概念，據查舊版《辭源》，「五湖」之說甚多，一為太湖的別名，一指太湖、洞庭等湖而言；至於「四海」，古謂中國四境皆有海環之；查新版《辭海》，「五湖，指我國的幾個大湖泊，分佈地域很廣；四海，古時以為中國四境有海環繞，猶言天下。五湖四海，泛指四面八方，全國各地」。從此看來，用「五湖四海」的成語來譯普希金的詩句是不恰當的。在這裏我就聯想起來，有人甚至把「三教九流」的成語也用到譯文裏去。查《辭海》，三教指儒教、道教和佛教；九流指儒家、道家、陰陽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縱橫家、雜家、農家，亦泛指江湖各種行業的人而言，含有貶義，譯文中引用了這句成語，很令人納悶，難道外國也有「三教九流」嗎？

又如普希金在一八三〇年寫了一個小悲劇《石客》（亦譯《石雕客人》），內容描寫西班牙的好色之徒唐璜，他先殺死了騎士團的統領唐阿里瓦爾（即唐娜·安娜的丈夫），被國王流放；但他秘密地潛逃回馬德里，又在勞娜的家裏殺死了唐卡洛斯；然後他走進修道院的墓地，追求正在守寡中的唐娜·安娜，並請唐阿里瓦爾的石像參加他們的幽會，最後死在石客的沉重的手下。有人在翻譯這篇小悲劇時，說唐娜·安娜是被深鎖在「綉樓」，住在「閨房」裏，用「蓮步」走路，而且具有「天姿國色」的美貌；唐璜對他的當差萊波列羅說：「親愛的萊波列羅！我走桃花運啦！」查「天

姿國色」，與「天香國色」或「國色天香」都是同義的成語。據查《成語詞典》，舊時形容女子容貌冠羣，如《公羊傳》：「顏夫人者，……國色也。」又如《封神演義》第一句說：「現出女媧聖祿，……國色天姿，婉然如生。」當我們讀了《石客》的譯文時，我們會感到普希金筆下的唐娜·安娜，已不是住在馬德里城內的一位守寡的貴婦人，而成爲一位在中國某處「深閨」「綉閣」裏的「天姿國色」的淑女了。

再如我手邊有一本翻譯的納烏莫娃著的《屠格涅夫傳》，在這本有關俄國名作家屠格涅夫的傳記中，譯文也是成語連篇。一開頭就說屠格涅夫家非常富有，是「家趁萬貫」，過去講俄國貴族地主的產業，是以多少處領地和多少個農奴計算的，而「萬貫」卻是一個中國的數量概念，指舊時用的制錢，用繩子串起來，每一千個錢爲一貫，因此譯文中用「家趁萬貫」就不恰當了。又如屠格涅夫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，見到俄國的詩人普希金，他一向把普希金看成是個「半人半神」，而且對他是佩服到「五體投地」。再如屠格涅夫在德國梅林學習時，結識了後來成爲無政府主義者的巴枯寧，當屠格涅夫回國後，巴枯寧的弟弟阿列克塞曾在莫斯科看望他，並寫信告訴他的姊妹們：「屠格涅夫是位出色的人！當你同他一起呆上半小時，就會有勝讀十年書的感覺。」還有當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時，屠格涅夫和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政論家赫爾岑，都曾歡呼過「共和國萬歲！」但當巴黎革命工人遭到鎮壓，他們聽到一陣陣的排槍響起，赫爾岑曾這樣寫道：「要記住這個時刻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，仇恨要記一輩子」，……總之，當我們讀到譯文中的這些成語時，我們不禁要問，難道這本傳說的作者也很精通中國的成語嗎？

當然，翻譯外國的文字，不是完全不能引用中國成語，但要用得恰當。如濫用成語，特別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成語，不但不能增加譯文的光彩，反而會造成讀者對原文的誤解；與其如此，還是少用這類成語好了！

① 見本刊1989年，第2期。